





諸名家點次

附南唐近事

南唐書目

讀書坊藏板

南唐書叙

宋馬令撰

嗚呼。五代之亂。符籙淪於大

盜。中國變文于夷狄。先王之禮

樂制度掃地盡矣。李氏初接

江淮建唐廟以隆親與夫祖契
丹而絕其父者孰疑始郊祀
于圓丘與夫尚野祭而焚帝紙
者孰重五代之夫若彼南唐
之制若此則正統疑于不存
而僭竊疑于無罪也予作此
書尊天子于中原而僭偽之事
則不為南唐諱者豈亡吾意萊
蓋尊天子所以一天下之統也其
僭所以著李氏之罪其統既一

其罪既著，則竊土賊民者，無遁
刑于天下，後世矣。昔孔子作春秋，
非徒載其陳言也，竊取其義，以
為人道之大法而已。予之所謂

有合于此者，弗可不察也。王道

之作，元經，第以進退南北而亂

其正統，輒自比于孔子曰：春秋，燦元

經于王道，是輕重之權衡，且孔

子所書，彼藉于此，則予之而正

統常在于周，通之所書者，宋魏

之間其後未嘗一也。使後世撥
而不知其正者，必自通姑鳴。何法
者，杜而不，知者，殊之法者，豈特
五通乎。

南唐書序

傳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
乎罵矣。唐季五代，大盜割
據，各志有史，而太熙之風
往，有之。南唐寢滅，史官

高遠慮貽後悔。悉取史
艸焚之而死。徐鉉湯悅奉
太宗皇帝敕。追錄所闕。而
忘遠取近。率皆踈略。先祖
太博元康世家金陵。知多

南唐故事。旁搜舊史。遺
文彙集。諸朝野之能。漸其
事者。未及。謨次。遽捐館舍。
今輒不自料。纂先志而成
之列。為三十卷。雖有媿于筆

削而誅亂尊王庶幾焉
崇寧乙酉春正月陽羨馬
令序

錢唐潘之深書



南唐書目錄

卷第一

先主書

卷第二

嗣主書

卷第三

嗣主書

卷第四

嗣主書



南唐書目錄
卷第五

後主書

卷第六

女憲傳

元恭宋后

种氏

光穆鍾后

昭惠周后

周后

保儀黃氏

徐主

永興公主

余洪妻鄭氏

附

渤海吳媛

附

卷第七

宗室傳

楚王景遷

晉王景遂

齊王景達

江王景湯

太子翼

慶王茂

韓王從善

鄧王從益

吉王從謙

從度亡亡

從信傳亡

宣城公仲宣

卷第八

義養傳

徐宣主

徐知訓

徐知詢

徐知誨

子景遠
子景遊

徐知諫

徐知證

徐知諤

卷第九

列傳

周本

李德誠

王興

李章

王安

韋建

高審思

卷第十

列傳

李建勳

常夢錫

嚴續

潘承祐

游簡言

張延翰

徐玠

李夷鄴

卷第十一

列傳

刁彥能

周宗

馬仁裕

何敬洙

柴克宏

劉宗俊

王崇文

邊鎬

卷第十二

列傳

盧文進

李金全

王彥儔

林仁肇

陳誨

申屠令堅

卷第十三

儒者傳

韓熙載

江文蔚

高越

孫魴

卷第十四

儒者傳

劉洞

江為

汪台符

史虛白

郭昭慶

康仁傑

伍喬

周彬

夏竦松

徐錯

卷第十五

隱者傳

江夢孫

沈彬

陳貺

陳陶

許堅

毛炳

顏詡

鄭元素

卷第十六

義死傳

劉仁瞻

孫晟

張彥能

鄭昭業附

卷第十七

義死傳

皇甫暉

孟堅

陳喬

劉彥貞

朱令斌

胡則

卷第十八

廉隅傳

姚景

魯崇範

馬文義

許規

苛政傳

張宣

李德柔

卷第十九

誅死傳

褚仁規

王建封

范仲敏附

李德明

皇甫繼勳

鍾謨

張蠶傳亡

餘附鍾謨

潘佑

李平

卷第二十一

黨與傳

宋齊丘

卷第二十一

黨與傳

陳覺

李徵古

馮延巳

馮延魯

魏岑

查文徽

卷第二十二

歸明傳

蕭儼

劉承勳

邵拙

舒雅

盧絳

劉茂忠

李元清

陸昭符

卷第二十三

歸明傳

朱弼

孟賓于

子歸唐

潘賁

蒯鼈

羅頴

盧郢

丘旭

黃載

湯悅附

張洎附

徐鉉附

卷第二十四

方術傳

吳紹

木平和尙

李寇

道士譚紫霄

潘辰

女寇耿先生

卷第二十五

談諧傳

申漸高

李家明

楊名高

王感化

彭利用
附

卷第二十六

浮屠傳

小長老

北僧
附

玄寂

應之

妖賊傳

張遇賢

諸祐

卷第二十七

叛臣傳

劉澄

朱元

劉從効
附

卷第二十八

南唐書目錄
滅國傳

閩王氏 殷

卷第二十九

滅國傳

楚馬氏

卷第三十

建國譜

世系譜

南唐書目錄終

南唐書卷一



宋 馬令 編

明 陳繼儒 訂

先主書第一

土運中圯諸侯跋扈基構自吳紹于唐祚作先主書
先主姓李唐宗室裔也小字彭奴其父榮榮之父志
志之父超超早卒志為徐州判司因家焉榮性謹厚
適丁世亂晦迹民間號李道者彭奴以光啓四年生
於彭城未名故書小字流寓濠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濠州得

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姓徐。名知誥。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溫獲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知誥奉溫以孝聞。從溫出。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溫驚曰。爾在此也。知誥泣曰。爲人子捨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溫由是愛之。逮壯。身長七尺。廣頰隆準。精彩鑠人。語聲清暢。常緩行。從者濶步。不能及。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從溫攻伐。身先士卒。爲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

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歛。爲戰守。知誥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遠近嚮風。郡政大治。徐溫鎮潤州。以昇宣常池黃爲屬。溫聞知誥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知誥潤州刺史。知誥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時溫嫡子知訓。爲淮南節度副使。秉國政。知誥至京口。不樂。旣而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知誥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爲淮南節度副使。溫至。以次子知詢等

皆少。用知誥猶愈於他人。因畱輔政。宋齊丘曰。潤州之命實天贊也。初徐氏諸子不齒知誥。而知訓尤悖。嘗召知誥飲酒。伏劔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酒至知誥。以手爪搯之。知誥悟。起走乃免。後知誥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謀告知誥。知誥起遁去。知訓以劔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途而還。給以不及。由是得免。及知訓歿。溫意潤州預謀。就知訓廨有土室。繪畫溫像。身被五木。諸弟皆執縛受刑。而畫知訓袞冕正座。皆署其名。溫見之。唾曰。狗歿遲矣。知誥因得疏其罪惡。由是內外全活者甚衆。而歿者猶數家。知訓與僧修睦親狎。得偽識數紙。皆修睦手書。溫求修睦殺之。越人寇毘陵。溫伐越。知誥以王府兵會戰於無錫。前軍敗。賊乘之甚急。溫暴得熱疾。不能治軍。知誥率所領疾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越人棄輜重夜遁。時四境底定。惟越人爲梗。因此請平。而兵甲遂戢。知訓之用事也。常陵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知誥秉政。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詳。王

令謀爲館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常陰使人
察視民間，有凶荒匱乏者，調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
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
故溫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歸知誥。武義元年，拜左
僕射知政事，漸復朝廷紀綱，修典禮，舉法律，以抑強
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溫行軍司馬徐玠勸溫以已
子代知誥，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知誥秉政。會溫
病卒，知詢奔還金陵，嗣溫爲節度使。諸道都統所爲
多不法，常謀知誥，知誥使諭之入朝，遂留爲左統軍。

吳主僭帝號，改元乾貞。

知誥自號書溥，僭號則南唐之罪著矣。

知誥累遷侍中、中書令、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

潯陽公，改封豫章公。大和三年，公出鎮金陵。如溫之

制，以長子景通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以王令謀

、朱齊丘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公爲東海郡

王。五年，進封齊王。

始書小字，書名既而書公，書王，以見其漸。

六年，召景通

至金陵，爲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次子景遷爲太保

、平章事，與令謀等秉國政。天祚元年，王進位太師，天

下兵馬大元帥。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

郎叅知政事。冬安遠軍盧文進來降。三年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人望已歸。於是加殊禮。建齊國。置宗廟。以宋齊丘為左丞相。徐玠為右丞相。冬十月受吳禪。攝太尉楊璘奉上皇帝璽綬。國號大齊。改元昇元。策吳主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策皇帝。為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考溫為武皇帝。自溫以讓不追尊。子則復姓之心見矣。景通吳王。景遂壽王。景達信王。弟知證江王。知諤饒王。以建康為西都。廣陵為東都。十有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以揚州海陵縣為泰州。割泰興鹽城興化

如臯四縣屬焉。以海陵制置使褚仁規為刺史。廬州

周本卒。凡書某州某人。皆其節度使。帝輟視朝一日。食不舉樂。書

者以見其僭極惡重也。凡書帝書詔書制其罪同。甲午皇后宋氏受寶冊。是

歲閩王昶貢方物于京師。天子使散騎常侍盧損如

閩。冊昶閩王。不受。閩自璘已僭帝號改元矣。既稱帝。故不受王爵。凡書京師皆中原也。

書天子尊正統以別諸國僭偽。

二年春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壬申大星流于東方。

夏四月遷讓皇于丹陽。以王輿為浙西節度使。留後

馬思讓為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屢請帝

復姓。帝謙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皆請。乃復姓李。改名昇國。號大唐。遂考服屬。當吳王恪後。建唐廟祀。高祖太宗以下。如唐舊典。追尊吳王恪為孝靜皇帝。廟號定宗。超為孝平皇帝。廟號成宗。志為孝安皇帝。廟號惠宗。榮為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武皇廟號義祖。徐氏二王如初。諸孫皆郡公。女郡縣主。齊臺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平章事。吳中書侍郎張延翰為右僕射平章事。以虔州李章鎮廬州。神武統軍王安為百勝軍節度使。秋七月。

一時無事。冬十月戊寅。天子受徽號于契丹。曰英武。

則書首月。明義皇帝。尤非常。故書。錢元瓘以嘉興縣為秀州。十有一

月。以步騎八萬。講武于銅橋。賜將吏以下金帛有差。

讓皇姐。帝率百官素服哀臨。命有司供具如吳舊禮。

謚曰睿。十有二月。福州亂。連重遇弒其君昶。立王子

曦。王子延政爭立。於是僭位于建州。國號大殷。他國

者為保大三吳世子璉。先娶帝女。是為永興公主。璉

年取閩張本。以公主故為中書令。康化軍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

易而弗執。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
而內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復三
歲租役。於嘻。仁不異遠。化無泄適。其務宣流。以稱朕
意。二月。池州楊璉卒。以統軍王彥儔為康化軍節度
使。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門下侍郎平章事。居詠中。
書侍郎平章事。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
昔長孫無忌請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
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得之矣。今國家嗣興。唐祚追
尊孝德。而以神堯為肇祀之祖。宜以神堯配天於圓
丘。以孝德配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
儀。一切偽飾。願皆罷去。奏可。司徒齊丘請依春秋郊
以。四月上辛。常夢錫駁曰。案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
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
齊丘固爭。遂用夏四月。夏讀為夏商之夏。齊用周之四月郊。議者多哂
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重於隆親。事實重大。承
以輕眇。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祇如畏焉。於嘻。爾公
爾侯。各揚厥職。不供廼事。國有常典。夏四月上辛。始

郊祀於圓丘。犬赦境內。是夜月當以子初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衆咸異之。遍行封賞。群臣請上徽號。不許。固請之。帝曰。朕以眇躬。託于民上。夙夜祇畏。常恐弗類。矧迺徽號。用揚虛美。是重弗類。固不許。因此廢徽號之禮。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譴告在天。聰明自民。魯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或失之。符瑞何爲哉。皆抑而勿揚。言五代同居者七家。其尤著者。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其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皆蠲復征役。旌表門閭。秋七月庚子朔。日有蝕之。八月鄂州張宣卒。以潤州畱後王輿代。金吾衛大將軍馬仁裕出爲鎮海軍節度使。畱後冬十月。後事四年春正月。夏四月。樞密使周宗出爲奉化軍節度使。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于安陸。承裕及裨將段處恭戰死。監軍通事舍人杜光鄰。

及其兵五百人被執。天子厚賜之，遣還。帝致書于晉，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天子又遣之。帝以甲士

臨淮拒之，乃止。

天子晉高祖也。書帝致書于晉，惡其抗也。

以金全為宣威

統軍。洪州李德誠卒，以宣州徐玠代。以江州徐知證

為寧國軍節度使。梁王紘知諤卒，秋八月，廬州李章

卒，以潤州馬仁裕代。以天威統軍盧文進為鎮海軍

節度使。冬十月，幸東都，存省，故老宴于舊宅。踰月還。

十有二月，左僕射平章事張延翰卒。

五年春正月，虔州王安卒，以統軍賈浩為百勝軍節

度使。三月，誅秦州刺史褚仁規。夏四月，秋九月，壬子

有星孛于天市。錢元瓘卒，佐嗣位。冬十有二月，葬吳

越文穆王。

凡他國廢立卒葬，弑殺，告問，通則書。

六年春三月，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周鄴為保

信軍節度使。雷後夏四月，南漢劉龔卒，玠嗣位。葬劉

龔，僭謚天皇帝。

以其僭極惡重，故書與吳越異。龔音儼。劉氏偽撰此字以為名。自云

取飛龍在天之義。

遷讓皇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

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吳人多哀憐之。

猶書吳人

者以其思舊之民也。

詔吳王景通為太子。景通表曰：古之立太

子所以崇正嫡。息覬覦如臣兄弟。稟承聖教。實爲敦睦。願寢此禮。上表許之。乃以大元帥總百揆。改封齊王。以駕部郎中馮延巳爲元帥府掌記。壽州高審思卒。以侍衛諸軍都虞候姚景爲清淮軍節度使。六月乙丑。天子崩。晉高祖。秋七月。丞相大司徒宋齊丘爲鎮南軍節度使。以洪州徐玠爲司徒侍中。帝曰。豫章大司徒維桑也。衣錦晝行。古人所貴。以錦袍賜之。齊丘至鎮。衣以視事。群臣咸謂江淮之地。頻年豐稔。兵食旣足。士樂爲用。天意人心。未厭唐德。宜廣土宇。攻自

潭越如。帝曰。吾少長軍旅。見干戈之爲民患甚矣。吾不忍復言兵革。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吳越災宮室。府庫甲兵殆盡。群臣復請乘其弊。帝曰。今大敵在北。北方平。則諸國可尺書召之。何以兵爲。輕舉者兵之大忌。宜畜財養銳。以俟時焉。使使唁越于武林。厚幣以賙其闕。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強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弗行。民受其弊。蓋有年也。或有意於息民者。尚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岷巖之

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拊偃爲嫌。退以清寧爲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馘。一日晏然而。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爲民患。其來尚矣。今唐祚中興。與漢頗同。而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錯之者。策策在疚。罔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務乎。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逮。於是稍用儒臣。漸去苛察。又將修復故事。爲後代法。未果行。而帝疾作。

七年春二月。詔曰。廼公廼侯。越百執事。欽承嗣命。命爾保元子璟。祗肅天鑒。社稷宗廟。永有終。我不敢知。曰其基永昌。我亦不敢知。曰墜命罔後。天不爾譖。祐于有德。厥位艱哉。翌日。殂于路寢。壽五十六。葬永陵。謚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

徐鉉曰。烈祖少長喪亂。知人艱苦。故不以富貴自處。唯務節儉。身爲宰相。事養父母如禮。飲食皆親侍。或遇疾不解帶。溫常責諸子曰。汝輩能如是乎。及建號。卽金陵。使府爲宮。唯加鴟尾欄檻而已。終不改作。接

見親族。如家人禮。尊長者親拜之。晚年服金石藥。性多躁怒。百司奏事。必至厲聲訶責。群臣或正色抗辭。以對。事理明白。必斂容慰勉之。旬日之後。多有恩澤。故人思盡力。決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文武亡歿子孫。隨才以叙。不限資廕。或營其婚嫁。幼未堪任。與其無嗣者。內帑以給之。有親老者。倍其數。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三年給其全俸。故士無貴賤。悉亡身外之憂。

嗚呼。積厚者流澤遠。積薄者流澤狹。不其然乎。舜之後。千餘年而有杞。杞削而勾踐得志於越。後世之君。建大義於一時。而德不若舜禹者。亦隨其澤之遠近。而興起焉。故晉以天下喪於狄人。而瑯琊繼之。唐以天下篡於朱梁。而烈祖紹之。然則盜名器。操生殺。制一方之命。抗萬乘之勢者。豈非天歟。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畧。而深沈寬裕。本於天性。幸而適丁中原擾攘之際。故數年之間。有足觀者。

南唐書卷一終

南唐書卷二

嗣主書第二

民靡有定。誰其奠之。弃師閩楚。命委輿尸。作嗣主書。
嗣主諱璟。字伯玉。初名景通。烈祖元子也。美容止。器
宇高邁。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枝
稍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起家爲尚書
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衛大將
軍。典治軍旅。撫納將校。烈祖出鎮金陵。拜璟司徒平
章事。知內外諸軍事。加諸道副都統。烈祖受禪。封吳

王累遷太尉。中書令。諸道元帥。錄尚書事。改封齊王。既當儲副之地。而固讓再三。謙虛下士。常若弗及。烈祖殂。授顧命。猶讓諸弟。辭益堅。侍中徐玠以袞冕被之曰。大行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節。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訓。時雖可其奏。而制書已行。遂改元。而母宋氏爲皇太后。妃鍾氏爲皇后。弟景遂改封燕王。弟景達改封鄂王。弟景暘改封保寧王。長子冀。南昌王。文武進位。

有差。洪州朱齊丘入爲左丞相。江州周宗入爲右丞。

相。以元帥府掌書記馮延巳爲諫議大夫。翰林學士。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建勳。

罷爲昭武軍節度使。南漢劉晟弒其君玠。晟自立爲

帝。不書僭者。玠之前已僭也。五月。司徒兼侍中徐玠卒。秋七月。燕

王景遂改封齊王。拜諸道兵馬大元帥。太尉。中書令。

鄂王景達改封燕王。拜副元帥。宣告中外。以兄弟相

傳之意。以元子南昌王冀爲江都尹。東都留守。書元子以

見景遂之不景遂固讓不許。蕭儼上疏。其畧曰。夏商得讓位也。

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道。以裕後昆。疏
奏不報。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妖賊張遇賢聚

衆十餘萬。陷虔州諸縣。諸縣舊史失名。虔州城守。遇賢據白

雲洞。命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禮。通事舍人邊鎬。討

賊鎬。思禮擒遇賢。及賊副黃伯雄。謀主僧曹景全。斬

於建康市。以嚴思禮為海州刺史。邊鎬為洪州屯營

諸軍都虞候。貶百勝軍節度使賈浩。為監門衛將軍。

非貶故書使。池州安置。以饒州刺史李翱為百勝軍節度

使。留後。十有二月。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王景遂。參

決文武百司。唯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

召對。不得見。蕭儼上書極論曰。元帥開府。人猶驚駭。

況委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絕。姦人

得志。非陛下之利也。書奏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

詣閣求見。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每見延接。疎遠。未

嘗壅隔。群下之情。罔有不達。今陛下始即位。所委任

者何人。而頓與群臣謝絕。深居邃處。而欲聞民瘼。猶

惡陰而入乎隧道也。臣老矣。長不復奉顏色。因涕泗

嗚咽。帝深為感動。引與之坐。賜食而出。始以手札批

喻儼等曰。旻天不弔。降此鞠凶。越于小子。常恐弗類。于厥德。用灾于厥躬。故退處恭默。思底于道。而壅隔之弊。以爲卿憂。惟于小子。實生厲階。由是所下之令。遂寢。時宋齊丘周宗。爲左右丞相。齊丘專執。而宗純謹自守。及上心旣悟。齊丘乃言其非便。帝曰。公何不早誨我。遂罷齊丘爲浙西節度使。齊丘黨與隆熾。造作飛語。以誣宗。宗泣而上訴。帝知之弗問。此爲明年宗出張本宋齊丘上表乞歸九華舊隱。許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

二年春正月。右丞相周宗罷。除江西節度使。叫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除浙西節度使。二月辛卯。日有白虹。二三月。左衛上將軍盧文進卒。夏。閩人朱文進連重遇弒其君曦。重遇立。文進使來告亂。囚其使。議伐閩。以民疫。釋閩使遣之。夏四月。秋七月。鄂州王與卒。以神武統軍韋建爲武清軍節度使。備書官職者。新命也。書其

州某人代者。移鎮也。壽州姚景卒。以濠州劉崇俊代。以楚州刺

史劉彥貞爲濠州觀察使。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有二月。馮延巳爲翰林學士承旨。水部員外郎馮

延魯爲中書舍人、延魯銳於功名、欲興建州之役、乃贊中書舍人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翰林待詔臧循者、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爲文徽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請伐閩、乃命邊鎬率洪州屯兵、與文徽俱行、遂入建陽、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給曰、唐助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重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率衆以拒我師、五郡之兵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啓求濟師、

三年春二月、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以應文徽、與

延政陣隔水、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裨將武彥暉、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

以餘兵城守、閩人李仁達、殺其君之子繼昌、

前年以福州降

延政故以延政爲君

及其統軍吳承祐、立雪峯僧卓儼明爲主、

儼明無統御之畧、仁達又殺之、而自稱畱後、遣使來降、卽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而平、夏四月、秋、七月、庚辰、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遂克建州、執王

延政歸于建康。授羽林大將軍。安化軍節度使。封鄱陽王。泉州刺史王繼勳。漳州刺史王繼成。汀州刺史許文縝。皆請降。因而鎮撫之。諸將下建州。兵無節制。剽掠甚衆。閩人失望。帝以出師有功。不錄其過。升建州爲永安軍。以祖全恩爲節度使。查文徽爲撫州刺史。何敬洙爲楚州刺史。偏將王建封。先登功第一。爲信州刺史。全恩未拜而卒。以廬州王崇文鎮建州。泉州裨將劉從効。劫刺史王繼勳。使之入朝。從効自領州事。於是王繼成。許文縝。皆至建康。以繼勳爲池州團練使。繼成爲和州刺史。文縝爲蘄州刺史。卽以劉從効爲泉州刺史。冬。十月。皇太后宋氏殂。以延平津爲劔州。割建州之劔浦。汀州之沙縣屬焉。以建州裨將陳誨爲劔州刺史。以龍衛都虞候劉仁贍爲武清軍節度使。升泉州爲清源軍。以泉州刺史劉從効爲節度使。

四年春正月。陳覺諷齊王景遂言宋齊丘先朝布衣之舊。委諸山林。不允中外之望。帝使景遂至青陽召之。起拜太傅。奉朝請而已。以撫州李建勳爲左僕射。

南唐書 卷二
門下侍郎平章事、中書侍郎馮延巳。拜平章事。吏部尚書徐連爲鎮海軍節度使。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臈茶之貢自此始。罷貢陽羨茶。夏四月。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爲奉化軍節度使。留後。葬元恭皇后于永陵。六月。壽州劉崇俊卒。以濠州觀察使劉彥貞爲清淮軍節度使。侍衛諸軍都虞候郭全義出爲濠州觀察使。以劉崇俊子範爲滁州刺史。建州之役。府庫中耗。民不堪命。故李仁達劉從効皆羈縻而已。至是。諸將請討之不許。宋齊丘薦陳覺爲福建路宣諭使。說仁達入覲。不從。覺還至建安。矯制發建汀撫信之師。及防戍之兵。掩其不意。徑至城下。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應覺。帝大怒。馮延巳等爲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爲南面監軍使。魏岑爲東面監軍使。陳覺爲諸軍監軍使。仁達送欵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之。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及吳越戰。延魯敗績。諸軍皆潰。帝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爲宰相。宋齊

丘亦預三公。稍解之。負外郎韓熙載諫曰。臣觀覺等。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巳。內爲陳請。所以得全。且擅兵者。不罪。則疆場生事。喪師者。獲存。則行陣解體。請行顯戮。以重軍威。帝曰。齊丘延巳。有自咎之表。無請赦之辭。覺等五木被體。一家狼藉。永不錄用。與死何殊。乃流覺。斬州。流延魯。舒州。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冬十有二月壬戌。契丹及晉師戰于中渡。晉師敗績。丙寅。杜重威。李守貞。以王師降于契丹。癸酉。張彥澤。引蕃騎陷京師。彥澤剽劫。屠害甚衆。晉帝奉表納璽於戎主。以其失利勢。故不書天子。是歲中原無主。密州刺史皇

甫暉。青州刺史王建。及汾淮諸戍。皆來降。方且疲兵東南。不暇北顧。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皆以姦回得用。人情不平。旣流延魯及覺。而延巳爲相。岑亦居近密。於是御史中丞江文蔚。疏其罪曰。二凶雖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帝大怒。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巳爲太子少傅。岑爲太子洗馬。漳州裨將林贊堯。殺監軍周承義以叛。討平之。以泉州裨將董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命改漳州。爲

南州副使劉從願殺思安自領州事南州復為漳州

南唐書卷二終

南唐書卷三

嗣主書第三

五年春正月晉帝舉族出封丘門虜主次于京城北

不見帝

虜不與之見也猶書曰京城者甚虜之惡也

文武百官素服紗帽

俯伏俟罪虜主命起之親加慰撫遂入都城據大內

改京師為都城晉無君也

己丑斬張彥澤於東市

以其剽劫之罪

庚寅洛

京留守景延廣自扼其喉死辛卯虜廢晉帝為光祿

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黃龍府安置

此中原之事悉書者以下

文使來虜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

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册命唐為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

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遣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歎曰閩役憊矣其能抗衡中

原乎以齊王景遂為太弟燕王景達為元帥改封齊

王元子南昌王冀為副元帥封燕王依前東都留守

安樂公茂為侍衛諸軍都虞候二月丁巳朔虜改晉

都為大遼國肆青改元會同猶謂之晉都者漢未立也

無主也不書赦不與虜改中國也辛未漢帝即位天子即位改晉開

運四年為天福十二年中原改元不書此書會同非常也漢稱天福十二年亦非

也常三月宣州徐知證卒夏四月丙子太白晝見以皇

甫暉為神衛軍都虞候秋八月以太傅宋齊丘為鎮

南軍節度使周宗為寧國軍節度使錢佐卒保襲位

冬十有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木冰癸酉雨木冰

十有二月越人胡進思廢其君侗囚於義和院錢俶

入是歲馬希範卒希廣襲位

六年春正月越人立俶遷侗于東府丁丑天子崩漢高

祖以太子少傅馮延巳為昭武軍節度使夏四月廬

州周鄴卒。五月葬楚文昭王。葬吳越忠獻王。

越亂六

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漢伐河中，圍李守貞。守貞遣

從事朱元李平奉表來乞師。以潤州李金全為西面

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彥貞為副。諫議大夫查文徽為

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為沿淮巡撫使，聞河中平，遽

班師。冬十有一月，高從誨卒，保庸嗣位。葬南平文獻

王。

七年春正月，淮北諸盜來附，以神武都虞候皇甫暉

裨將張巒、蕭處恭帥師出海泗諸郡，以右散騎常侍

張義方為監軍使，納賊帥咸師朗以歸。二月，以中書

舍人嚴續為奉化軍節度使，以江州賈崇為神武統

軍侍衛，諸軍都指揮使。夏四月壬申，太白晝見，贈故

廬山江夢孫國子司業。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七

月，殺天威統軍都虞候王建封。八月，以建州王崇文

鎮廬州，以諫議大夫查文徽為永安軍節度使，畱後

冬十有二月，日暈三重。

八年春正月，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索木冰，可謂甚

矣。比者災異仍多，豈人君不德以召之耶？抑亦天心

之仁愛而譴告之也。朕甚惕焉。曩者兵連閩粵，武夫悍將，不喻朕意，而務為窮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意，下奪農時，咎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大賜粟帛。二月，以東都畱守燕王翼為潤宣二州大都督，鎮京口。宣州周宗為東都畱守，福州許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遁。遣人告急于境，建州節度使查文徽以典兵故書使、劔州刺史陳誨以舟師應之。文徽畱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執。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等，歸于建康。

帝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夏四月，以劔州刺史

陳誨為永安軍節度使。秋七月，冬十有一月，甲子朔

日，有食之。乙酉，天子崩。漢隱帝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

遣使來乞師，遂以楚州屯兵攻潭州，殺希廣，杖其妻

死於市。左右用事者皆鬻割之。希萼自稱楚王，邊鎬

統信州屯兵以覘楚。十有二月，漢將郭威領大軍北

征。壬子，次澶州。何福進率壯士擁威為天子。書此以見中原

治亂

九年春正月，周帝即位。劉旻稱帝於太原。以其曲在周故不曰

借。初契丹犯河南。晉帝北遷。韓熙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定在今時。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閩。至此方議北征。熙載又上書曰。郭氏姦雄。雖有國日淺。而爲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夏四月。秋七月。樂安公茂卒。冬十月。楚人徐威陳遷魯公。縮陸孟俊執其君馬希萼。囚于衡山。立王子希崇。十有一月。楚人廖偃等招合蠻獠復立希萼爲楚王。楚國大亂。邊鎬以信州屯兵。出宜春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徐威等以希崇降。希萼亦送款于鎬。鎬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以希萼爲洪州大都督。封楚王。希崇爲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鄂州劉仁贍以舟師趨岳州。岳州降。以將軍宋德權爲岳州刺史。以客省引進使任鎬爲監軍使。以馬光惠爲朗州節度使。畱後宋齊丘拜太師。固辭。復爲太傅。

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萬載上臯屬焉。以湖南行營糧料使王紹顏爲刺史。三月。以

撫州馮延巳爲左僕射平章事右僕射孫晟守本官
平章事潤州徐連中書侍郎平章事夏四月丙戌日
有食之五月司徒致仕李建勳卒秋劉晟取桂管將
軍張巒爭之不克朗州裨將劉言執畱後馬光惠送
建康言自領州事遣李建期屯益陽將討劉言而楚
地新定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爲功不欲取
費於國乃重歛其民以給軍邊鎬不能鎮撫楚人皆
怨帝亦惡之謂馮延巳孫晟曰湖湘之役楚民厭亂
求息肩於我今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卽授劉
言以節鉞使自安輯其民吾亦得惠養湘衡之地如
是則遠邇完實二蕃在吾度內爾公等亟行之無爲
後悔孫晟卽欲奉行延巳曰吾以偏師克全楚天下
驚動今三分喪二何以爲功遂稽其命未幾劉言遣
王進達破益陽殺建期等乘勝攻長沙邊鎬遁歸所
在屯戍相繼散走獨張巒全師而還且戰且行取資
於道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使任鎬皆弃城走帝大
怒削邊鎬官流饒州戮宋德權任鎬于大社斬裨將
申洪泰尹建于都門外以張巒爲信州刺史延巳等

自効起之。孫晟請罪不已，乃罷爲右僕射。冬十有二月，洪州大都督馬希萼入覲，留建康弗遣。

十有一年春二月，周行馮據潭州。三月建康大火，踰月廬舍營署殆盡。夏五月，以太傅宋齊丘爲鎮南軍節度使。秋七月，以鄂州劉仁贍爲神武統軍侍衛都指揮使。以濠州觀察使何敬洙爲武清軍節度使。大蝗。八月不雨，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陂塘堙廢者修復之。十有二月水冰。

十有二年春正月，大星墜于東北，聲如雷。兖州節度使慕容彥超遣使來乞師，以拒周。出兵數千至淮北。

不書將校舊史失之

爲周師所敗，俘其將校于京師。天子平彥

超，釋唐俘，諭之曰：歸語爾主，朕誅逆命，何苦來援帝

亦悔之。漢末遣使潭州市茶，會邊鎬平馬氏，例俘于

金陵。由是引對慰勞。以上茗萬斤遣之。壬辰，天子崩。

周太祖

自前年八月不雨，至于三月，民大饑疫，死者大

半。下令郡縣煮粥以食之。劉旻乞師于契丹，以寇潞

州。天子親征，大敗之。休兵潞州，大饗將士，斬敗將樊

受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圍太原。遣符彥卿史

彦超等北控圻口。以斷契丹援路。彦卿等敗績。彦超戰沒。天子遽班師。書以見世宗威畧。為明年伐我張本。夏五月丁亥月

重輪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昇元中宋齊丘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原。而虜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使人刺之。復遣使汾海齎琛寶以報聘。虜意晉人殺其使數犯中原。至是館虜使於清風驛。夜醖更衣盜斬其首。契丹自此不至。蓋中原間之也。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二月以門下侍郎嚴續守本官平章

夏四月以壽州劉彥貞為祿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揮使。以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三月周伐蜀。秋七月蜀使來聘。冬十月東都畱守周宗乞罷鎮。詔曰崧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釐。底于成績。而遽爾請罷。豈朕不德。不能優禮。勳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巴蜀。而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而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強飯扶力。以副朕意。於嘻。國之安危。惟茲淮甸。慎始成終。非公而誰。所請宜不允。宗以老病。三表乃許。守司徒

致仕以中書舍人馮延魯爲工部侍郎東都留守以
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爲東都屯營使十有一月周
師來伐李穀爲都部署攻壽州帝召洪州宋齊丘還
都齊丘請徵諸郡兵屯於淮泗以裨將有才畧者主
之聲言偏師敵人。不測其實必難輕進。春水時至糧
道阻隔。懸軍日久。自當遁去。然後遣使請平。彼必樂
從。議者不同。遂至。劉彥貞督兵以抗周師。江州皇甫
暉帥師爲援。李穀退屯正陽。天子命李重進爲奇兵。
以要彥貞。彥貞追穀至正陽。重進與穀腹背擊之。彥
貞大敗。死于陣。諸軍皆潰。張全約以其衆奔壽春。自
楊氏主吳。淮甸之人。不識干戈者二十餘年。及彥貞
敗。民皆恟懼。帝欲親拒周師。中書舍人喬匡舜。壺諫
貶匡舜。出川。親行之議亦寢。天子先詔錢俶攻常宣
二州。以撓我師。於是吳越伺間。攻常州。刺史趙仁澤
被執。將軍柴克宏救常州。大敗越人。斬首千餘級。獲
其將吏數千人。皆斬于京口。拜克宏奉化軍節度使。
天子營于淝水之陽。徙正陽橋于下蔡。林仁肇皇甫
暉爭之不勝。暉走滁州。天兵追殺之。

以周師爲天兵
太祖主兵故也。

南唐書 卷三
遂下滁州。帝惡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弟之禮。天子不荅。東都雷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納，皆弃城走。延魯削髮爲僧，遁歸。周人執之，斬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帝益惡之。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天子不報。謨等皆畱行在。分兵襲下揚泰。帝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天子至淮南，下詔撫安楊氏之後。帝聞之，命園苑史尹延範自泰州徙讓皇一族于京口。延範殺其子弟六十餘人。以其婦女渡江。周先鋒使劉重進得其玉硯、瑪瑙碗、翡翠瓶，以獻周。楊氏遂絕。帝罵曰：「小人以不義之名累我，腰斬延範，歸之以專殺之罪。」

南唐書卷四

嗣主書第四

十有四年春正月。遣司空孫晟。禮部侍郎王崇質。奉表于周。辭益卑服。削去帝號。天子猶不答。畱晟等弗遣。鍾謨請歸取表。盡獻江北之地。天子許之。遣崇質德明還。始賜江南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多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

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答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德明等歸。盛稱周天子英武。帝尤惡之。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帝怒。斬德明。二月遣元帥景達帥師應壽春。陳覺爲監軍使。拜邊鎬爲大將。許文禎副之。中書舍人韓熙載上疏。請罷監軍使。不報。司徒致仕周宗卒。三月江州柴克宏卒。諸郡屯田相率起義。以農器爲兵。鑿

紙爲鎧。處處保聚。號曰甲軍。周師討之。景達等趨壽州。其將朱元。李平。唐進。克復舒。蘄。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楊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監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恐深。不若縱之。以爲德。誠。諸將閉壁。不得要戰。周師皆集於壽州。故諸州雖復。而壽州之圍益固。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州。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

師。秋七月楊光滁和復歸于我。冬十有一月周殺我行人孫晟。

十有五年春元帥景達命其將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天子復來伐徙下蔡橋于渦口。為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山諸寨監軍陳覺乞罷朱元帝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周諸軍皆潰許文禎邊鎬被擒景達以州兵奔還金陵三月丁未劉仁贍病且歿其副孫羽等以壽州降仁贍病卒夏四月己巳天子班師亂兵焚

揚州民皆徙江南秋七月冬十月天子復來伐圍濠

州刺史郭廷謂降周泗州守將范再遇叛降周

廷謂不書

叛者力不支也泰州亦潰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

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

檀來者但來也北人語音

十有二月天子

駐于楚州城北

十有六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交泰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能鄭昭業城守益堅城壞彥能昭業戰死周人屠其城而戍之丁未海州潰壬辰靜海軍潰周人盡得海泰楊楚之地丁卯周人次揚州癸酉次瓜州三

月壬午朔。次泰州。丁亥復次揚州。辛卯遂幸迎鑾。以臨大江。周自屠楚州。貶書人。其後駐幸。皆書次。至迎鑾復書幸。不泯其實也。時楊泰滁

和壽濠泗光海等州。已為周得。廼遣陳覺奉表獻廬舒斬黃。畫江以為界。天子許之。賜書曰。皇帝恭問江

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四年而後克。亦已憊矣。夏五月。下令太

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以交泰元年。為顯德五年。鍾

謨遇延魯。至自京師。國主復遣謨等奉表拜成。且請

傳位。始降號稱國主。傳位不曰傳乎。其人者。景遷為太弟。時未定也。天子優詔勞安

之。傳位之意遂止。以謨為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

以行營應援使林仁肇為浙西節度使。前廬州孫漢

威為奉化軍節度使。贈劉仁瞻太師。追封衛王。孫晟

太傅。追封魯國公。劉彥貞中書令。張彥能侍中。其餘

將士歿國難者。追贈有差。秋。泉州劉從効奉表貢于

京師。天子不納。冬。十月。禮部侍郎常夢錫卒。十有二

月。流陳覺于饒州。流李徵古于洪州。皆殺之。放宋齊

丘于青陽。太弟景遷。固請歸藩。於是以長子翼為太

子。以景遷為洪州大都督。封晉王。齊王景達為撫州

大都督。信王景邊為百勝軍節度使。昇元初。括定民

南唐書 卷四
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於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米。至是淮甸鹽場。皆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以爲定式。

顯德六年春正月。宋齊丘縊死于青陽。夏。晉王景遂卒。秋七月。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以信州刺史張巒爲天德軍使。九月。太子翼卒。初。丹陽古銘曰。天子翼州人。以翼應之。未幾卒。識者謂翼州。趙地也。明年皇朝受命之符爾。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國主怒。

貶謨爲國子司業。立從嘉爲太子。天子使人謂國主曰。吾與汝大義已定。終慮後世不汝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國主因營緝諸城。謀遷都于洪州。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敵兵若至。閉門自守。借使外諸侯能救國難。卽爲劉裕陳霸先爾。今吾徙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群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鎬贊成之。夏六月。熒惑守心。光芒相射。癸巳。天子崩。周世宗。秋七月。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冬十月。流鍾謨于饒州。賜歿。貶張巒爲宣州副史。殺

之。十有二月罷鑄大錢。明年周亡。

編年之法。絕筆於周亡者。清風發而群陰伏。理固然

也。雖然無所述。而遂泯其寔。則何以著李氏之罪。故

名器服物。慶賞刑威。直書其僭。將以正其罪爾。

建隆元年。臣屬於皇朝。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巳卒。

是歲李重進使來乞師。拒之。遣馮延魯入貢以聞。

二年春。以世子從嘉監國。國主如南都。所過慰勞守

宰。存問高年疾苦。會齊王景達于廬山。歷覽勝境。與

從臣譚宴。浹日而去。三月至南都。以何洙為奉化軍

節度使。

敬洙太公敬字。避皇朝諱。

豫章迫隘。官府營署。皆不能容。

群臣日夕思歸。國主悔怒。唐鎬慙懼發瘍卒。六月國

主殂于南都。年四十有六。在位十有九年。秋七月國

主之喪。至自豫章。群臣請殯別宮。世子手札不許。辭

甚哀切。

書世子手札未卽位也。見後主書。

乃殯于萬壽殿。遣使入朝。

乞追復帝號。太祖皇帝許之。謚明道崇德文宣孝皇

帝。葬順陵。廟號元宗。

先謚而後書葬者。因其請號順文勢也。

徐鉉曰。嗣主工筆札。善騎射。賓禮大臣。敦睦九族。每

聞臣民不獲其所者。輒諮嗟傷憫。形於顏色。隨加救

療居處服御節儉得中。初立有經營四方之志。邪臣阿諂。職爲厲階。晚歲悔之。已不及矣。少有至性。仍懷高世之量。始出閣。卽命於廬山瀑布前構書齋。爲他日終焉之計。及迫於紹襲。遂捨爲開先精舍。常患民間侈靡。第宅衣服。咸爲節制。驅惰遊之人。率歸農業。及大漸之際。群鶴翔于空。雙龍據殿屋。遂奄然而死。嗚呼。甚哉。守成之難也。非特守之難。而授之者尤難。非授之難。而知其可受者爲難。商有天下。成湯作之。太甲守之。而中有不類之憂。嚮非阿衡之佐。則求其思庸之復也難矣。周有天下。武王作之。成王守之。而中有流言之變。嚮非周公征之。則求其鳧鷖之雅也。亦難矣。以唐太宗之豐功大業。一正天下。建不拔之基。而晉王之立。殺父之臣。失父之政。卒至於大亂。矧不及於太宗者乎。元宗卽位。一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已慎刑。勤政如一。嚮非任用群小。屏棄忠良。國用不殫於閩楚。師旅不棄於淮甸。則庶幾完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以新造之唐。而守之非道。不幾乎朝時。

而夕。擣其亡也。不旋踵。故周世宗以衰世之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掇如也。悲夫。

南唐書卷四終

南唐書卷五

後主書第五

嗚呼。春秋之時。君薨。明年正月。公卽位。自桓公始。宣成而下。未嘗革也。昭公薨于乾侯。定公於明年夏六月。戊辰卽位者。其故何哉。蓋非常之變。起於不可測。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古之人。觀會通以應世。則處非常之變。用非常之禮者。皆禮經之所不得而考也。義起於情而已矣。且諸侯薨于路寢。而昭公客死於乾侯者。非常之變。起於不測也。嗣君釋冕反喪。而定

公卽位於明年六月者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也。元宗殂於豫章後主畱守建康必待喪還旣殯而後卽位其偶合於定昭之事乎且聖人制禮立天下之大經爲天下之大防也情僞之變無窮而禮之所載有常以有常之禮御無窮之變則亦隨其宜而已矣。故禮不盡而義有餘則禮以義起義不足而禮有餘則義以禮達君子遭變亂而無曠於禮者在審其義爾。大喪禮之大典禮經載之詳矣而曾子之所問者禮經有所不及也變禮之不測曾子問載之詳矣而國君薨于外世子立于內者曾子問有所不及也非趨時而合義其孰能與於此哉。

德雖不競孰匪天亡日月俱照燭火銷光作後主書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慧善屬文工書畫初封安定郡公淮上兵起爲神武軍都虞候公淮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一元帥封鄭王太子冀卒四兄皆早亡以次爲嗣改王吳拜尚書令知政事。

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煜爲太子監國六月元宗殂

於豫章。七月喪還建康。太子卽位。尊母鍾氏爲太后。太后父名太章。故改號聖尊。后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爲韓王。南都畱守。從益鄧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依前平章事。大赦境內。文武進位有差。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賦俱征。初南唐屯田置使專掌至此罷其使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撓八月鄂州王崇文卒。以南郊巡檢使黃延謙爲武清軍節度使。畱後。冬十月以南都畱守韓王從善爲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以鄧王從益爲司

空南都畱守。下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員侍制於內殿。泉州劉從効遣其子紹基來貢。三年劉從効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鎡爲畱後。紹基未還。統軍使陳洪進執紹鎡。并其族送于金陵。推立其副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洪進逐之。自稱畱後。國主卽以洪進爲清源軍節度使。以紹基爲殿直軍都虞候。紹鎡爲監門衛中郎將。旬容尉張秘上言爲理之要。詞甚激切。國主手批慰喻。召爲監察御史。以神武統軍一業爲寧國軍節度使。以潤州林仁肇爲神武

南唐書 卷三
統軍秋七月建州陳誨卒。禮部尚書潘承祐卒。以宣州何洙爲左武衛上將軍。封芮國公。以宣州朱業鎮江州。以神武統軍林仁肇爲寧國軍節度使。

乾德元年夏。左武衛上將軍何洙卒。秋七月。以兵部尚書游簡言知尚書省。遷右僕射。是歲。南平高繼冲歸于京師。國除。初。金陵臺閣殿庭皆用鴟吻。自乾德後。朝廷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

二年春正月。始用鐵錢。以鐵錢使戶部侍郎韓熙載爲兵部侍郎。勤政殿學士。初。烈祖將殂。謂元宗曰。德

昌宮泉布億萬緡。以給軍用。吾歿善修鄰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元宗卽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旣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保大末。兵窘財乏。鍾謨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寸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勻好。皆有周郭。謨誅遂廢。至是有鐵錢之議。每十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旣而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貿易。物價增涌。民復盜鑄。頗多芒刺。不及官場圓淨。雖重其法。犯者益衆。至末年。銅錢一

當鐵錢十。禮部侍郎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夏，愕州黃延謙卒。以宣州林仁肇代。九月，封長子仲寓清源公。次子仲宣宣城公。冬十月，仲宣卒。追封岐王。十有一月，國后周氏殂。

三年春，葬昭惠后于懿陵。蜀孟昶俘于京師。國除，以江州朱業為神武統軍、侍衛都軍使。以虔州留後柴克貞為奉化軍節度使。夏，以司空平章事嚴續鎮潤州。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召南都留守南昌尹葬光穆皇后。

都，以鄂州林仁肇為南都留守。南昌尹葬光穆皇后。

于順陵。

朝廷許元宗追復帝號，故鍾氏稱皇后。

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為武清軍節度使。留後秋十月，神武統軍朱業卒。十有二月，潤州嚴續卒。

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國主引兵譚論，或至夜分。

開寶元年夏，江王景邊卒。冬十有一月，納后周氏昭。

惠之母弟也。

二年春。以左僕射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簡言卒。以禮部侍郎湯悅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知制誥張洎上疏曰。悅非經綸之才。不宜處鈞衡之地。國主以悅文學舊臣。特加獎用。乃罷洎職。冬。較獵于青龍山。還憇大理寺。親錄囚徒。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囹圄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捐內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國主從之。曰。繩愆糾繆。其熙載之謂乎。天子詔國主諭南漢稱臣。劉鋹怒。執我行人龔慎儀。

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內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署僧尼精舍。多聚徒衆。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爲癡費。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迫至數千。給廩米縑帛以供之。

四年春。劉鋹俘于京師。國除。夏四月。齊王景達卒。遣弟韓王從善入朝。畱于京師。授泰寧軍節度使。國主表求從善還國。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皆罷。登高宗文以見意。曰。原有鴿兮。相從飛。嗟嗟。季兮不來。

南唐書 卷五
歸常快快以國蹙爲憂冬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陵
竊燒皇朝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

五年春皇朝屯師漢陽鄂州楊守忠以聞人心大恟
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敎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侍
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
樞密院爲光政院降封韓王從善爲南楚國公鄧王
從益爲江國公吉王從謙爲鄂國公其餘官號多有
改易殿庭始太鴟吻每遇皇朝使至國主衣紫袍備
藩臣禮使退服御如初

六年春皇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封
拜不許洪州林仁肇卒冬中書舍人潘佑薦衛尉卿
李平判司農寺又薦平知司會府群情紛紛以爲朋
黨佑上書極言時政凡七章不止有家國陰陰如日
將暮之時國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自縊妻子徙饒
州次收佑佑自剄母及妻子徙虔州

七年皇朝使閤門使梁迥來聘從容謂國主曰今歲
國家有柴燎之禮當主助祭國主唯唯不答秋中書
舍人李穆賚詔曰朕以仲冬有事于圓丘思與卿同

闕犧牲。國主辭以疾。穆反命。遂決進取。九月。王師自荆湖。直趨池州。池州主將戈彥棄城走。遂克池州。進軍當塗。將軍張溫、鄭彥華、杜真相繼敗績。下教。去開寶年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江南自周世宗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歿。主兵者皆新進少年。以功名自負。輒抗王師。聞兵興。踊躍言利害者。日有十數。及遇輟敗北。中外奪氣。戒嚴城守。國主遣徐鉉、周惟簡奉表乞緩師。不答。王師進屯建業城南十里。時雖下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阻隔。樊若水請於采石繫浮橋以利轉輓。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王師至。水皆退小。故識者知其有天命焉。吳越圍常州。軍使余成禮劫刺史禹萬誠以降。吳越進圍京口。議者以京口要害之地。當得良將守之。乃拜親吏劉澄鎮海軍節度使。畱後以凌波軍都虞候盧絳爲援。澄已懷嚮背。因說絳還金陵。而自率將吏降越。袁州萍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渾師於境內。拜茂忠袁州刺史。

八年春。閱民爲師徒。昇元初。均量民田。以定科賦。自

二緡以上出一卒號義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號新擬生軍。民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又於客戶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圍軍。後改爲拔山軍。使物力戶爲帥以統之。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綵段俾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椀。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爲卒。謂之凌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婿。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能自備緡帛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括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堅執銳者。謂之排門軍。并屯田。白甲之類。凡一十三等。皆使扞敵守把。夏誅神衛統軍。諸軍都虞候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將兵一十五萬屯潯陽湖口。與諸將議曰。令若前進而王師反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爲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畱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畱。令贇亦未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以長筏大艦。帥水陸諸軍至虎蹲洲。與王師遇。舟筏俱焚。令贇歿。餘衆皆潰。金陵受圍。經歲城中斗米者相救。藉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或云令贇已敗。國主猶意其不實。冬百姓疫。

灰士卒乏食。詠云：大軍決以十有一月乙未破城。國主議遣其子清源公仲寓出通降款。左右以謂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宮中圖書萬卷。尤多鍾王墨跡。國主嘗謂所幸寶儀黃氏曰：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文籍盡燬。光政使陳喬曰：吾當大政使國家。致此非死無以謝。乃自縊。死。諸將戰沒者。猶數十人。昇元寺閣崇構。因山爲基。高可十丈。平旦閣影半江。梁時爲瓦棺閣。至南唐。民俗猶因其名。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美女少嬪。避難於其上。迨數百人。越兵舉火焚之。哭聲動天。一旦而燼。大將曹彬。整軍成列。至其宮門。門開。國主跪拜納降。彬答拜爲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煜誓言社稷失守。當携血屬赴火。既降無自齋裝。一歸有司之籍。卽無及矣。遣煜入治裝。裨將號故書名既見彬。彬諭以歸朝俸祿有限。費用日廣。當厚不答。迺等固諫。彬曰：彼能出降。安能死乎。翌日治舟。彬遣健卒五百人爲津致輜重登舟。一卒負籠下道。

旋彬立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跌。煜以藏中黃金分遺近臣辨裝。張佖得金二百兩。請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千艘。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至汴口登普光寺。擎拳讚念久之。散施緡帛甚衆。

九年春。俘至京師。封遺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太

宗皇帝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公病。書公

朝所命翰林醫官視疾。中使慰諭者數四。翌日薨。在封也

僞位十有五年。年四十二。追封吳王。以王禮葬洛京

之北邙山。江南人聞之。巷哭設齋。王著雜說百篇。時

人以爲可繼典論。又妙於音律。舊曲有念家山。王親

演爲念家山破。其聲焦殺。而其名不祥。乃敗徵也。復書

王者皇朝
追封也。

徐鉉曰。嗣主諸子皆孝。而後主特甚。敦睦親族。亦無不至。唯以好生富民爲務。常欲群臣和於朝。不欲聞

人過章疏有糾謫稍許者皆寢不報酷好古道而國削勢弱群臣多守常充位不克如意歎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吾道不可行也已刑汰太寬亦無過此及大兵之際上下感恩故人無異志威令不素著故莫盡死力蓋亦天授大宋非人謀所及也

嗚呼隋文帝初輔政于周內有五王之難外罹尉遲迴司馬消難王謙之亂方是時指鹿逐兔未知適從武夫悍將誰無覬覦蕭歸承武皇享國之長有席卷山南之勢而區區敬慎不敢連衡迴策者信其臣柳莊之言預知隋公之必興故也矧迺蕞爾江西獲觀真人之作而不爲之退聽其罪當如何哉李氏有國肇於天福盛於開運削於顯德亡於開寶豈非有幸於亂世而不容於治世歟以周世宗之時削國降號稽首稱藩其勢固已蹙矣及屬皇朝普天之下莫不翹首太平而猶竊土賊民十有六年外示柔服內懷僭僞豈非所謂逆命者哉及其計窮勢迫身爲亡虜猶有故國之思何大愚之不靈也若此

後主樂府詞云故國夢初

歸覺來雙淚垂又云小園昨夜又西風故國不堪翹首月明中皆思故國者也

南唐書卷五終

南唐書卷五終



